



编者按 寒露已至，暑尽风清。10月8日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。这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，也是第一个带“寒”字的节气。此时露气渐寒，将凝为霜；鸿雁南飞，菊花渐黄，天地间秋意愈深，万物在清冷中走向沉静与丰盈。

寒露之美，在物候，也在人心。它落在草叶上，是晶莹的露珠；落在田野里，是丰收的余韵；落在游子心头，是绵长的乡愁；落在寻常日子里，是添衣煮茶、登高赏菊的烟火温情。本版以文字捕捉寒露的物候之美、生活之味与情感之思。愿这些佳作陪你走进深秋，在渐浓的凉意里，品味岁月的温润与从容。

寒露有鱼

○ 叶正尹

寒露一到，露水就变了性子。白露时还只是凉，寒露时便有了寒意，清早起来，草叶上的水珠冷得冰手。天是高的，云是淡的，风里带着一股

从白露到寒露，从秋凉到秋寒，一粒晶莹的小水滴，挂在树叶草丛间，也滴落在节气与文学的幽深里。

寒露是秋季倒数第二个节气，它与白露虽然只有一字之别，但一个“寒”字带给人一种秋露渐寒的簌簌凉意，让早晚奔走的行人，感受到风中陡然增添的几分料峭寒意。不信，你瞧：清晨草茎与树叶上的露珠晶晶亮，浑圆剔透，漾着清冷的光。指尖轻触，便透着丝丝清寒。青草受露浸润，青底漫上浅黄；树叶经露催染，次第换了颜色。

晚秋的这份寒凉，让树上曾经撩开嗓门欢唱的蝉，一夜之间销声匿迹；河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，也归于沉默；唯有成群结队的鸿雁，凌空南飞……这些变化，正应了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的精妙。“一候鸿雁来宾；二候雀入大水为蛤；三候菊有黄华。”意思是，此节气中鸿雁排成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形队列大举南迁；深秋天寒，雀鸟不见了，古人见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，其贝壳条纹及

寒露这天的清晨，我蹲在老家菜园的篱笆旁，看见草叶尖上挂着一滴露珠。它圆润、微凉，将坠未坠，宛若秋天别在草叶上的一枚胸针。我凑近去看，露珠里居然藏着一个很小的世界：半角天光、一缕云影、远处雁阵的剪影，全被收进这米粒大的圆镜里。秋天把最小的镜子挂在草叶上，不声不响，等一个肯低头的人。

我索性蹲下来，看这滴露珠如何映照天地。它不像湖面那样铺张，也不像河水那样匆忙，只是静静地悬着，把整个深秋收进圆镜里。天是淡青的，云是薄白的，雁阵排成细细的“人”字划过，篱边的菊影也落了一小片在里面。晨风有了锋芒，指尖碰了碰草叶，凉意顺着指腹往上爬。一滴露珠装下的世界，比我以为的要辽阔得多，小中见大，想来就是这个意思。

看着看着，我忽然想到露珠的一

干爽的肃杀。水面也一样，先前还能赤脚踩进去，如今脚一沾就缩回来。人添了衣，水凉了，好像水里的鱼也跟着沉了、藏了、不咬钩了。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，料想寒露之后钓鱼是徒劳。

可谚语偏偏说“秋钓边”。我不信，但还是去了，在河边寻了一处浅湾，苇草长得稀稀落落，水底影影绰绰看得见几块石头。竿子支起来，人坐下去，才发觉浅水在日头底下竟是温的，手伸进去也不觉得刺骨，风吹过来凉，太阳照着又暖。原来同一条河，深水与浅水是两个世界，一个冷得沉下去，一个暖得浮起来，鱼不傻，它自己会挑。

寒露惊秋晚

○ 马晓炜

颜色与雀鸟相似，便以为是雀鸟所变；菊花也相继开放，于是便有了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美妙意境。

春华秋实，寒露更是收获的季节。小时候，父亲将田里金黄的玉米悉数收回家中，颗粒归仓，可他的劳作并未停歇。红薯、辣椒在阳光下渐渐熟透，白菜、菠菜、蒜苗在泥土里争相生长。他又想起那片南瓜地，长条状的、椭圆形的南瓜仿佛在向他招手。父亲的眼里只有那片土地、那份农活，以及那些蔬菜瓜果。唯有看到它们时，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才会绽放出欣慰的笑容。

父亲忙得脚不沾地，我和弟弟也闲不住，每天放学回到家，急匆匆地丢下书包挎起柳筐，就往棉花地里飞奔。“寒露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。”寒露是采摘棉花的黄金季。夕阳的余晖下，一朵朵棉花炸开了花，洁白而讨人喜欢。棉花经过加工后，母亲用她那双灵巧的手，飞针走线，做出不同款式的棉衣和松软的棉被。不同斤量的棉花被做成不同重量的被子，时节的冷暖被母亲用斤两划分得清清楚楚、恰到好处。

寒露虽然正值农忙季，但是古往今来，时令更替也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饮食起居和生活习惯，形成了特有的节气习俗文化。此时，秋高气爽，正是出游的好时节，登高、赏菊、观红叶成为深受人们追捧的民俗活动。除了登高观景，也少不了一些饮食习俗，比如食花糕、品蟹黄、饮菊花酒等，人们将秋的韵味和季节的转换交融在一起，以美食、美酒把生活的恬淡和温馨演绎得温暖而悠长。

我舌尖上的最爱是柿子。那时家里有棵比碗口还粗的老柿子树，从挂果那天起我就盼着柿子快点成熟。柿子皮由青逐渐泛黄，进而变红，像一盏盏小灯笼。我迫不及待地摘下几个，将它们放进衣物和麦子里，过些时日，柿子变得彻底红亮了，用手轻轻一碰，果肉奔涌而出，轻轻吸溜一口，甘甜汁水混着绵软果肉，那滋味至今还心心念念。

“凝光悠悠寒露坠，此时立在最 高山。”寒露，是秋的尾声，亦是冬的序曲。它带着清寒而来，催草木遍地凋零，却又以丰收的姿态，为秋天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露珠是秋天最小的镜子

○ 黎月香

生。它大约凝结于后半夜，趁着万物熟睡，悄悄挂在草叶上，等到太阳出来，才无声地消散。从生到灭，不过几个时辰。可就在这短短一瞬里，它把天光云影都看过了，也把整个秋天都映在了里面。母亲曾在这样的清晨弯腰摘菜，露水打湿她的裤脚，她也不擦，只说“露水养人”。如今她的腰弯得更深了，露珠还是当年的露珠。

忍不住又低头，我试图从露珠里看看自己。果然，那滴圆圆的露珠里映着我的眼睛，眼睛里有白发，白发后面是故乡的菜园，菜园尽头是母亲弯腰的背影。原来露珠不只照天地，更照人心。它犹如一面极小的镜子，不美化，不遮掩，照见的是心底最深的牵挂。寒露之寒在外头，露珠照出的暖，却在内里。

母亲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，轻声

说：“看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看露珠。”她笑了：“露水有什么好看的，天凉了，快进屋添衣。”我没有动，她又说：“寒露脚不露，别蹲在湿地上。”这句民谚我从小听到大，从前只当是唠叨，此刻却觉得，这叮嘱和露珠一样，也是寒露里的一滴晶莹。

太阳渐渐升起来，篱笆上的露珠开始变小，一颗接一颗地消失。我站起身，腿有些发麻，心里却仿佛被露水洗过一般，微凉而安宁。那滴露珠不见了，可我知道，它已经装进了我的心里。往后的清晨，这样的露珠还会回来，还会在草叶尖上等我低头。

最小的镜子挂在草叶上，不为照见天地，只为照见一个肯停下脚步的人。寒露之寒，寒的是天气；露珠之镜，照的是人心。我转身进屋，身后是整座菜园安静的秋天。

然而比谁都懂节气里的门道。人自诩聪明，反倒常常死守着一潭冷水不肯动。

这么一想，钓鱼的心思就淡了几分，看水的心思倒浓了。秋水薄薄一层，风一过就皱起来，苇花白得轻飘飘的，远处有鸟叫，叫着叫着就远了。临近中午收竿，鱼篓里几尾鲫鱼扑棱作响，条条鲜活。留大放小，够一顿就好。拎着往回走，回头望一眼河，浅湾处还有鱼星子一簇簇冒上来，到水面就破了。寒露这天，水面凉了，水底却游着鱼；秋色深了，岸边却还留着暖。鱼是自然的信使，它不说冷，只往暖处游，人心也同样跟着暖了一暖。寒露有鱼，日子有余。